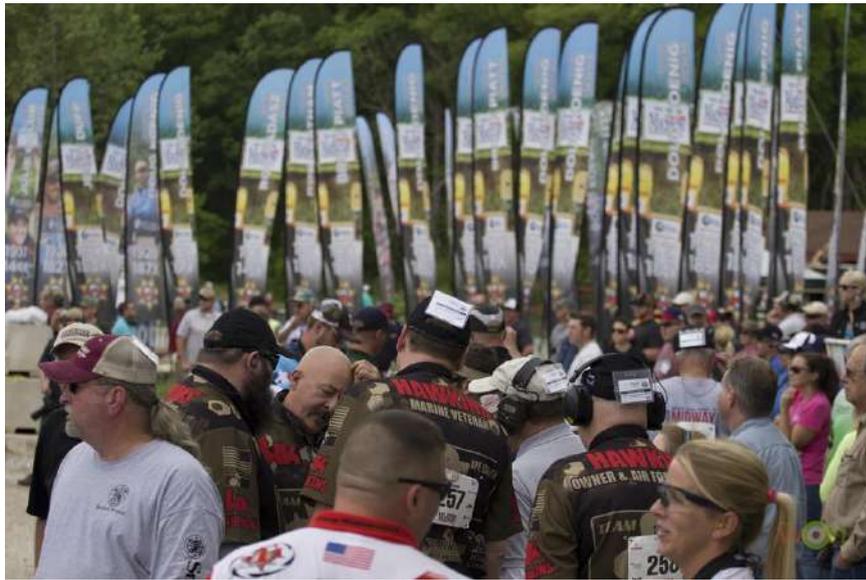


## 方蕤論美國步槍協會之《世界行動手槍錦標賽》與《比安奇盃》

兩年前我在紐西蘭參加《世界行動手槍錦標賽》時曾經想：這大概是我最後一次在世界舞台比賽。

結果呢，我又有了一次機會。

第十三屆《世界行動手槍錦標賽》年度大賽五月十九、二十日在密蘇里州哈爾斯維爾市舉行，獲選代表美國隊的女選手共有四人，我是其中之一。一九九九年的紐西蘭錦標賽是我在世界賽中初試啼聲，今年則是我第九度參加這項世界性大賽。



今年獲邀參加，感覺份外甜美。我已七十一高齡，做夢也未想到這個年紀還能參與這樣大的盛事；這完全是一項榮譽；能在自己家鄉的土地上代表美國參賽，也非同小可。

《世界行動手槍錦標賽》上次在美舉行是二〇一四年。那年我摔斷腿，也因顧慮到次年仍計劃參加《比安奇盃》，因而未能躬逢其盛。

今年的《比安奇盃》在五月二十三至二十五日舉行，表示兩項比賽之間只有兩天地緩衝。這兩項比賽都由綠谷步槍與手槍俱樂部舉行。

兩項比賽安排的這麼近，我完全清楚背後的邏輯；這樣做能減少海外選手的開銷、交通往返與勞頓。

然而兩項大賽如此緊湊相連，也形成一項特殊的挑戰，考驗選手的專注力。任何兩項比賽都參加的選手都有後力無繼的可能。

射擊運動選手對此都有深刻體會；我們能夠專注的就那麼多而已；我們能夠發射的子彈也就那麼多而已，之後，我們就拿不出力氣了。當這種情況出現時，選手的專注力就乾枯了，發揮不出平常的水平；幾天前你可能還生龍活虎彈無虛發，但是一旦筋疲力盡，一切就心有餘力不足了。

我知道自己在賽過《比安奇盃》後是什麼光景；這項比賽消耗我的不輕，身心俱然。其他比賽對我不像它如此耗力氣。比完賽後，我會如同虛脫兩個禮拜。經過幾週休息後，我才又感覺精氣神恢復、我

又是我了。

既然知道自己賽完一場大賽後會體力不濟，我的體能和心智又如何能承受兩場前胸貼後背的冠軍爭奪賽？



在我的射擊領域，《比安奇盃》是地位最高的項目，我也視它為最有分量的比賽。腦子裡有這個意念，我開始考慮在世界錦標賽只求虛晃一招，好為《比安奇盃》養精蓄銳。

我徵詢外子家一的意見。家一雖不是射擊運動選手，卻是我射擊比賽生涯中備受信任的軍師。我非常重視他的建言。

家一不贊成我在世界錦標賽中保留實力、等到《比安奇盃》再火力全開。

一如家一所指出，即使我在世界錦標賽中只是應卯演出，也不能保證我能及時在《比安奇盃》中精銳盡出。

這番話言之成理。

在錦標賽中留一手，不保證我在《比安奇盃》中蓄勢待發、狀況最佳。

家一說：「去參加世界錦標賽吧。盡力而為，看看你在《比安奇盃》還有什麼樣的餘力。」

我同意這是一條正確的路。

此外，知道自己未在世界錦標賽中全力以赴，自己對自己有會有何觀感？



我不想讓我的代表隊和國家失望；能夠代表美國是一個榮譽、機會；叫人謙卑，我也不能視為理所當然。

盡力把握機會，不讓機會擦身而過，是我人生做事的原則；我這樣教導子女，自己就不能光說不練。

我要在世界錦標賽中卯力而為，也希望自己在《比安奇盃》中還行有餘力。如果我在《比安奇盃》的表現因此而受影響，至少離去時我知道自己盡了最大努力。

在我這樣的年紀，我也只能這樣自我要求。

今年可能是我最後一場世界錦標賽——也可能不是。就像我以為當年的紐西蘭世界錦標賽是我的最後一次。

一九九〇年代初期，我對歐陽恩師說我只要再比賽兩年。

他笑了，回答：「是啲，再兩年就好。」

我對我子彈供應商也說了同樣的話。畢竟，我開始射擊運動時，並不一心以當冠軍槍手為職志。我開始射擊是因為我想學槍械安全。接下來，因為遭逢個人危機，我全力投入這項運動，它成了一種治療。



既然家一給了我比賽的時間、給了我支持，我就義無反顧，只管向前，從此也成了場上常勝英豪。

過去二十五年來，我一再說只要再賽兩年，就封槍。

歐陽大概很早就信了；原來的子彈供應商也退休不做，有了接棒人。

十二月滿七十一歲時，對家一說，我想自己在射擊比賽上還有一年的時間。家一認為我還可以再繼續個兩、三年。

我回答：「那時我就七十五、六了。」

家一反問我：「你會怎麼選？繼續射擊，還是回來幫忙帶孩子、學做飯做菜？」

這麼一說，我的選擇就不言而喻了。我不喜歡烹飪。

射擊讓我腦子不呆滯；讓我的身體不凋萎；讓我不坐在家裡猛吃巧克力。

無論是好、是壞，馬不停蹄地連續參加《世界行動手槍錦標賽》和《比安奇盃》都是一生難忘的經驗。

這樣的賽程令我害怕；對參加兩項比賽選手來說都是一大挑戰。我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，也不知道自己挺得住與否，但我勇往直前去找出答案。